

先賢傳上

周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孔叢子鄧名世姓氏書

辦證引程氏世譜云以河內地多苟杞氏曰苟

漢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一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王中尉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漢書儒林傳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曰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曰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曰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曰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迴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

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 卽位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 省逋 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一一

贈甚厚

後漢書本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卽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邱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而據營陵城章聞卽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

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邱城下募勇敢燒城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曰狀上帝悉曰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曰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後漢書
酷吏傳

藥崧河內人天性朴忠永平間爲郎明帝嘗以事怒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崧家貧嘗獨宿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曰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崧官至南

陽太守 鍾離
意傳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三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高堂令不乘轡車徑至高堂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裳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歎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風俗通義

宏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 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

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宏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同上

趙承河內人梁冀收李固下獄承等數十人要鈇鑕 闕通

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後固誅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迹

目爲德行一篇後漢書李固傳

王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嘗任灌園恥交

執利爲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范丹傳注

司馬直靈帝時人時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直

除鉅鹿太守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

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

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四

暫絕修宮錢張讓傳

趙商鄭元弟子河內人鄭元傳

高宏河內人爲琅邪相妻子不歷官舍桑杯盛漿太平御覽引謝承後

漢書

王萇字伯盛河內州人爲濟陰丞修堯廟見隸釋堯廟碑

樊公琦 張世輔 張 威 涅君興皆河內人見隸釋楊震碑陰洪

氏曰皆震孫之門生也

馬仲師河內人漢太尉楊秉門生隸釋楊著碑陰

郭 字仲奇家乎河內兄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

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咸以孝廉公府

茂選君剛毅多略沈懿敦篤爲郡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

從事貴戚莫不畏憚三辟將軍府貞亮直方忠信可結義然後諫舉廉比陽長改邑移風遺愛不忘兄疾去官復辟司徒拜北軍中候念妨弟路遜位年六十有六建寧四年九月卒

節隸釋北軍中候郭仲奇碑

李照河內人 修統字子經爲郎中州人 李璜字元珪武

功長野王人 張希字元祐爲郎中河內人 君孫

武德人 孫盛季野王人 龍服子平皋人 弘漢甫州人

皆漢太尉劉寬門生 隸釋劉寬碑隸續劉寬碑陰

朱漢河內人爲袁紹都官從事 英雄記

三國魏

韓浩者河內人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卷二十五

五

爲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杜陽爲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爲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執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卽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 三國志夏侯惇傳注

荀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王粲傳注

王象字羲伯既爲楊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復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爲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

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六

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荅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還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楊俊傳注

晉

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也少樂爲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爲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橈大姓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爲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卽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

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晉書本傳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文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七

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並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竝申欵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竝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集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二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

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尙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尙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身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治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八

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尙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尙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竝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尙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袞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袞奏君甚妄所以不卽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

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九

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瞶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官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朕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叅議以爲無專節之尚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於懇切故此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

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乃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十

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宗克讓至於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荅羣望豈宜冲讓以自挹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

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元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竝少疴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十一

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已乃表曰臣二子疴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宏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

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
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
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
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
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畧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
順人受禪於魏泰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
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
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
人盡思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
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
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一十五

十一

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西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於時四方
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
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
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徃至高陽池
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
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
時劉聰入寇京城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
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
疑所逼乃遷於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
亂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
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

漢讌會

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四每多人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本傳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十二

陸亮字長興河內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歷仕吏部尚書代山濤領選事

世說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元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旣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

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
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
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
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
泉寒水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
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
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自余駕乎城
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
秀於殷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
形神遊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
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十四

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授翰以
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
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本傳

北齊

古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強濟
知名歷檢校銜史司空田曹參軍

本傳

隋

河內

有吏幹爲刑部執法平允

高構傳

唐

范履冰者懷州河內人自周王府戶曹召入禁中凡二十餘
年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尋遷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元年坐嘗舉犯逆者被殺

元萬頃傳

王琚 州河內人也叔父隱客則天朝爲鳳閣侍郎琚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元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年二十餘嘗謁馱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益歡洽言及刺武三思事琚義而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爲忘年之友及同皎敗琚恐爲吏所捕變姓名詣於江都傭書於富商家主人後悟其非傭者以女嫁之資給其財經四五年睿宗登極琚具白主人厚資其行裝乃至長安遇元宗爲太子監國爲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竊威權太子憂危沙門普潤先與元宗筮尅清內難加三品食實封常人太子宮琚見之說以天時人事歷然可觀普潤白元宗元宗異之及琚於吏部選補諸暨主簿於東宮過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一十五

十五

謝及殿而行徐視高中官曰殿下在簾下琚曰在外只聞有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有大功於社稷大孝於君親何得有此聲元宗遽詔見之琚曰頃韋庶人知識淺短親行弑逆人心盡搖思立李氏殿下誅之爲易今社稷已安太平則天之女凶狡無比專思立功朝之大臣多爲其用主上以元妹之愛能忍其過賤臣淺識爲殿下深憂元宗命之同榻而坐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憂患轉深爲臣爲子計無所出琚曰天子之孝貴於安宗廟定萬人徵之於昔蓋主漢帝之長姊帝幼蓋主共養帝於宮中後與上官桀燕王謀害大司馬霍光不議及君上漢主恐危劉氏以大義去之况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儲貳太平雖姑

臣妾也何敢議之今劉幽求張說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輔殿下太平之黨必有移奪安危之計不可立談元宗又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飛丹鍊藥談諧嘲詠堪與優人比肩元宗益喜與之爲友恨相知晚呼爲王十一翌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正日與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獨琚常預秘計踰月又拜太子舍人尋又兼諫議大夫內供奉又贈其父故下邳丞仲友楚州刺史先天元年七月元宗居尊位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書侍郎時劉幽求張暉並流於嶺外琚見事迫請早爲之計二年七月三日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十六

關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元宗至樓上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常 李慈李猷等睿宗遜居百神殿十日拜琚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封趙國公食實封五百戶皎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五百戶令問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宋國公實封三百戶毛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閑廐兼知監牧使霍國公實封五百戶守一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員外置同正員進封晉國公實封五百戶琚皎令問並固讓尚書殿中監不上十八日琚皎依舊官各加實封二百戶通前七百戶累日元宗讌於內殿賜功臣金銀器皿各一床雜綵各一千匹絹一千匹列於庭讌慰終夕載之而歸琚轉見恩顧每延入

閣中迄夜方出歸休之日中官至第召之中官亦使尙宮就
琚宅問訊琚母時果珍味賚之助其甘旨琚在帷幄之側常
參聞大政時人謂之內宰相無有比者又贈其父魏州刺史
或有上說於元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譎詭縱橫之士可與履
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之士元宗乃疎之
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十二月改年號
爲開元又改官名與蘇頲同爲紫微侍郎二年二月迴未及
京便除澤州刺史削封歷衡郴滑虢沔夔許潤九州刺史又
復其封二十年丁母憂二十二年起復右庶子兼雋州刺史
又改同蒲通鄧蔡五州刺史天寶後又爲廣平鄴郡二太守
性豪侈著勲中朝又食實封典十五州常受饋遺下檐帳設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十七

皆數千貫元宗念舊常優容之侍兒二十人皆居寶帳家累
三百餘口作造不遵於法式雖居州伯與佐官胥吏酋豪連
榻飲譟或樗蒲藏鉤以爲樂每移一州車馬填路數里不絕
攜妓從禽恣爲歡賞垂四十年矣時李邕王弼與琚皆年齒
尊高久在外郡書疏尺題來往有譴謫留落之句右相林甫
以琚等負材使氣陰議除之五載正月琚果爲林甫構成其
罪貶琚江華 員外司馬削階封至任未幾林甫使羅希奭
重按之希奭排馬牒至琚懼仰藥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
縊而卒死非其罪人用憐之天寶元年贈太子少保

舊唐書
本傳

穆寧懷州河內人也父元休以文學著撰洪範外傳十篇開
元中獻之元宗賜帛授偃師縣丞安陽令寧清慎剛正重交

遊以氣節自任少以明經調授鹽山尉是時安祿山始叛僞
署劉道元爲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元首傳檄郡邑多有
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
使說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
寧佐採訪使巡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揣祿山必叛
至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遺真卿曰
夫子爲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
河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
無累矣因徃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
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難真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
不行真卿迫蹙棄郡夜渡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拒賊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十八

之狀真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業不成帝奇之發驛召寧
將以右職待之會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上元二年累官
至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
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光
弼喻以大義不爲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竇應初轉
侍御史爲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副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
無幾加兼御史中丞爲河南江南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
中是時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
詔以寧爲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使及淮西鄂岳租庸鹽
鐵沿江轉運使賜金紫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不奉法
設防戍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人殆絕與寧夾淮爲理

憚寧威名寇盜輒止沔州別駕薛彥偉坐事忤旨寧杖之致死寧坐貶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集尉大歷四年起授監察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淄青間一年改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江西明年拜檢校祕書少監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無何官罷代寧者以天寶版籍校見戶誣以坐貶泉州司戶寧子贊守闕三年告冤詔遣御史按覆而入戶增倍詔書召寧除右諭德寧強毅不能事權貴執政者以爲不附已且憚其難制故處之散位寧默默不得志且曰時不我容我不時殉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辭病居家請告幾十旬者數矣親友強之復一朝請上居奉天寧詣行在拜祕書少監興元初改右庶子德宗還京師寧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貞元六年就拜祕書監致仕寧好學善教諸子家道以嚴稱事寡姊以悌聞通達體命未嘗服藥每誡諸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直道而已慎無爲諂吾之志也貞元十年十月卒時年七十有九四子贊質員賞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十九

贊字相明釋褐爲濟源主簿時父寧爲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叅軍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劔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累遷京兆兵曹叅軍殿中侍御史轉侍御史分司東都時陝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鞫其事御史

中丞盧侶佐之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宰臣竇叅與侶善叅侶俱持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誣贊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甚急贊弟賞馳詣闕撾登聞鼓詔三司使覆理無驗出爲郴州刺史叅敗徵拜刑部郎中因次對德宗嘉其才擢爲御史中丞時裴延齡判度支以姦巧承恩屬吏有贓犯贊鞠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贊三執不許以欵狀聞延齡誣贊不平貶饒州別駕丁母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憲宗卽位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觀察使所莅皆有政聲永貞元年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贊與弟質員賞以家行人材爲搢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笞責如僮僕贊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二十一

最孝謹質強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給事中時政得失未嘗不先論諫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與州府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畫一憲宗以王承宗判用內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質率同列伏閣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爲將帥者上雖改其名心頗不悅尋改質爲太子左庶子五年坐與楊憑善出爲開州刺史未幾卒員工文辭尚節義杜亞爲東都留守辟爲從事檢校員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人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同上

司馬貞爲宏文館學士作史記索隱三十卷採摭異聞釋文
演注據裴注糾正牴牾援據精密後二卷爲述贊世號小司
馬史記

溫造字簡輿河內人祖景倩南鄭令父輔國太常丞造幼嗜
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概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釣逍遙爲
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
可人也徙家從之建封動靜咨詢而不敢縻以職任及建封
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
兄女妻之時李希烈方悖侵寇藩隣屢陷郡邑天下城鎮恃
兵者從而動搖多逐主帥自立留後邀求節鉞德宗患之以
范陽劉濟方輸忠欵但未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二十一

封選特達識略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強署造節度叅謀使於
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
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
聞德宗愛其才召至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何造對
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犬馬之年三十有二德
宗奇之欲用爲諫官以語泄事寢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
叅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旣而幽州劉總請以所
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
劉聰輸忠雖書詔便蕃未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爲朕
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受惠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
能諭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卽位比年上書

不絕及約以行期卽瘖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喻我懷無多讓也乃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囊鞬郊迎乃宣聖言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人覲朝廷遂以張宏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宏靖鎮州殺田宏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軍期事皆稱旨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爲朗州刺史在任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獲利乃名爲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四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二十一

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吁可畏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太和二年十一月宮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隔垣火勢將及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後稍息是日唯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宮中遺火緣臺有繫囚恐緣爲姦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巡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請別議責罰勅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警備亦爲周慮卽合待罪朝堂候取進止量罰自許事涉乖儀温造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藉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祇承人決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

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温造蔑朝廷典禮
凌陛下侍臣恣行胷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
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
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
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
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
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
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紉繩實虧彝典
勅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
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並例通班合知名分如聞喧競亦已
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一二十二

行道途卽祇揖而過其叅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辟避
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
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然造之舉奏無
所吐茹朝廷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悉劾之獲僞官王果
等九十餘人杖殺南曹吏李竇等六人刑於都市遷尚書右
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四年興元軍亂殺節
度使李絳文宗以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
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
盡悟其根本許以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
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
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

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溫德彝邠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襄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廻謁見造卽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襄城以八百人爲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旣畢傳言令坐有未至者因令舁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卽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劍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邱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一二十四

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勅旨配流康州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以功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五年四月入爲兵部侍郎以耳疾求退七月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造以河內膏腴民戶凋瘵奏開浚懷州占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漑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七年十一月入爲御史大夫造初赴鎮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卽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爲侯九年五

月轉禮部尚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於晚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子璋嗣璋以蔭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史咸通末爲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入爲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一皆屏迹會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醫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川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

本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曾祖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祖備位終邢州錄事叅軍父嗣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二十五

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宏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讐怨商隱旣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絢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絢在內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宏正奏署掾曹令

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啟陳情綯不之省宏正鎮徐州又從爲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弟羲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爲賔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本傳

李羲叟字聖僕商隱弟會昌中進士第二累爲賔佐商隱樊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二十六

南集序稱其特善古文

五代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其賔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於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生平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爲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五代

盧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調補新鄉主簿秩滿復試進士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遷著作佐郎出爲鄆州觀察支使節帥杜重威驕蹇贖貨幕府賄賂公行唯億清介自持會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表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漢初以魏王承訓爲開封尹授億水部員外郎充推官時侍衛諸軍驕恣朝廷姑息之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閭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伏論當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二十七

棄市億察其冤言於漢祖而釋之周初爲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乃詔億與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舊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爲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爲赤縣又定東京諸門薰風等爲京城門明德等爲皇城門啟運等爲宮城門昇龍等爲官門崇元等爲殿門廟諱書不成文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事關刑法敕條者分爲二卷附編敕自爲大周續編敕詔行之俄以本官知雜事加左司員外郎遷主客度支郎中並兼宏文館直學士世宗晏駕爲山陵判官出爲河南令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

制誥卽上章求解乾德二年以少府監致仕

宋史盧多遜傳

宋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曾祖得一祖貞啟皆爲邑宰父億多遜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祕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建隆三年以本官知制誥歷祠部員外郎乾德二年權知貢舉三年加兵部郎中四年復權知貢舉六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開寶二年車駕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士院三年春復知貢舉四年冬命爲翰林學士六年使江南還因言江南衰弱可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叅知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時政記詔多遜專其事金陵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二十八

平加吏部侍郎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尚書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荅無滯同列皆伏焉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皆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普入爲少保數年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澤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僨怒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于宮中至是普復密奏

臣開國舊臣爲權幸所阻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卽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責授守兵部尙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獄具召文武常叅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議曰謹按兵部尙書盧多遜身處宰司心懷顧望密遣堂吏交結親王通達語言呪詛君父大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恩下虧臣節宜膏鈇鉞以正刑章其盧多遜請依有司所斷削奪在身官爵準法誅斬秦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二十九

王廷美亦請同盧多遜處分其所緣坐望準律文裁遣遂下詔曰臣之事君貳則有辟下之謀上將而必誅兵部尙書盧多遜頃自先朝擢叅大政泊予臨御俾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弼深負倚毗不思補報而乃包藏姦宄窺伺君親指斥乘輿交結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褫治其事醜跡盡露具獄以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污瀆其宮用正憲章以合經義尙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罪非我無恩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用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朞周已上親屬並配隸邊遠州郡部曲奴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中

書吏趙白秦王府吏閩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閩懷忠並
斬都門外仍籍其家親屬流配海島閩密初給事廷美左右
太宗卽位補殿直隸秦邸恣橫不法王繼勳尤廷美所親信
嘗使求訪聲妓繼勳因怙勢以取貨賄德明素與趙白游處
多遜因之傳達機事以結廷美又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軍
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忠嘗爲廷美使詣淮海國王錢俶
遺白金銀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器錦綵羊酒詣
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多遜累世墓在河南未
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聞者異之多遜在海外因部送
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卒於流所年五十二詔徙其家於
容州未幾復移置荆南端拱初錄其子雍爲公安主簿還其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三十

懷州籍沒先塋雍卒諸弟皆特敕除州縣官初億性儉素自
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
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
人服其識咸平五年又錄雍弟寬爲襄州司士叅軍寬弟察
中景德進士將廷試特詔授以州掾大中祥符二年始改簿
尉三年察奉多遜喪歸葬襄陽又詔本州賜察錢三十萬四
年仍錄其孫又元爲襄州司士

宋史本傳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焉少儻
負氣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天下士將往依之中途遇盜
見拱狀貌雄偉意爲富家子隨之將劫其財拱覺行至石會
關殺所乘驢市酒會里中豪傑告其故咸出丁壯護拱至太

原以策干漢祖漢祖不納客於周祖門下及周祖領節鎮署
拱知客押牙周祖卽位授宮苑使廣順中遷皇城使出監昭
義屯軍并人領馬步十五都來侵拱與巡檢陳思讓逆戰於
虜亭南殺三百餘人擒百人獲其帥王璠曹海金又敗其軍
於壺關師還會征慕容彥超命爲都監賜以六銖袍帶鞍勒
馬器仗卽日遣行賊平命爲陝州巡檢未幾改客省使知陝
州會延州高允權卒其子紹基欲求繼襲卽自領使務朝廷
益禁兵戍守命拱權知州事俄遷內客省使嘗請禁州民賣
軍裝兵器於西人從之所屬部落有侵盜漢戶者拱招其酋
帥犒之令誓不敢侵犯召拜左神武大將軍宣徽南院使劉
崇入寇遣馬軍樊愛能步軍何徽赴澤州令拱監護之世宗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三十一

親征拱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功兼義成軍節度河東
行營前軍都監師還出鎮陳州先是晉末秦州節度何健以
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討之
乃詔拱與鳳翔王景並率兵出大散關連下城砦復命拱爲
西南面行營都監蜀人聞鳳州急發卒五千餘出鳳州北堂
倉鎮路行至黃花谷將絕周師糧道拱與王景偵知之命排
陣使張建雄領兵二千直抵黃花谷又遣別將領勁卒千人
出敵後截其歸路敵果爲建雄所敗奔堂倉又爲勁卒所逼
合勢掩擊擒其監軍王巒孫韜等千五百餘由是劔門之下
州邑營砦望風宵遁秦鳳階成平召歸宴於金祥殿賜襲衣
金帶銀器繒帛鞍勒馬顯德二年世宗親征淮南以拱權東

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時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卽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依前宣徽使兼緣江招討使以令坤爲副時周師久駐淮陽都將趙晁白廷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貪濫至有劫人妻女者及拱至戮其不奉法者數輩軍中肅然六月追敘秦鳳功加檢校太尉時周師圍壽春經年未下江淮草寇充斥吳援兵柵於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而舒蘄和泰復爲吳人所據拱上言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攻壽春俟其城下然後改圖進取世宗從之拱乃封庫付揚州主者復遣本府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師行吳人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一十五

三十一

監敗淮南軍二千於黃薈皆世宗再幸壽州召拱宴賜甚厚以爲武寧軍節度命領其屬 鎮淮軍及克壽州以功加同平章事領武寧軍節度四年徙歸德軍節度淮南平改山南東道節度俄充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師河南尹西京留守宋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謁至汜水言於上曰筠逆節久著兵力日盛陛下宜急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緩則勢張難爲力矣帝從其言卷甲倍道趨之筠果率兵南向聞車駕至惶駭走澤州城守遂見擒乾德初從郊祀畢封譙國公拱尹河南十餘年專治園林第舍好聲妓縱酒爲樂府政廢弛羣盜晝劫太祖聞之怒移鎮安州命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謂繼勳曰洛久不

治選卿代之無復效拱爲也太平興國初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八年代王彥超判左金吾衛仗事表獻西京長夏門北園詔以銀五千兩償之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咸平初眞宗聞拱之後有寒餒流離者錄其孫懌爲國子助教拱子德明至洛苑使昱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出身德明子悅爲虞部郎中

本傳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內人父延嘉頗讀書不願仕州上其行賜號高山處士旨進保定軍司法叅軍上書轉運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捕劇賊以自効瑾壯其請爲奏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三百餘人嘗與賊鬪流矢中臂不顧猶手殺數十人擢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作佐郎明道中淮南饑自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三十二

詣宰相陳揅荒之策命知安豐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饑者旣而浚淝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爲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庫有雜綵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疑以救至也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兵擊賊小卻以官軍壁兩傍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積草賊望見以爲水有餘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隨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葉清臣舉材堪將帥召對改知邢州

擢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淹歐陽修復言其鷲武有謀略除
閤門使固辭進工部郎中知鳳翔府加直史館知梓州以直
龍圖閣知荆南入判尚書刑部累遷光祿卿知潞晉二州以
老疾權判西京御史臺尋卒

本傳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爲仇家
斷舌而不知何人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
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化耀之屬縣衍從韓絳
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
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衍名不敢近時諸郡捕賊兵糧糶無以
給遂擅發常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爲慶
卒矣衍考故爲一路最元豐中种諤西征叅其軍事諤第賞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三十四

以死事爲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還入塞詔徃
靈武援渭慶兩軍將衍曰吾兵情歸未及解甲安能犯不
測於千里外哉諤乃止同幕畏罪陽謝衍曰師不再舉君之
力也衍識其意曰全萬衆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
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爲蘭棄則熙危熙棄
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
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
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熙河分
畫未決詔衍視之還言質孤勝如據兩川美田實彼我必爭
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
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涇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

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祕閣爲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錄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本傳

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遷軍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宐文字遷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總領尋遷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敕令所刪修官遷太府卿淮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便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荅天心重地勢協人謀又言邊餉貴於廣積將材貴於素儲賞與不可以不精戰士不可以不恤又條上淮面舟師之所當戒湖面險阻之所當治加華文閣侍制又加寶文閣直學士進權兵部尙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一十五

三十五

書淳祐六年正月朔日食曾伯應詔歷陳先朝因天象以謹邊脩圖帥材乞早易閫寄放歸田里又請修浚泗州西城加煥章閣學士言者相繼論罷九年以舊職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兼廣西轉運使陳守邊之宜五事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廣總領兼京湖屯田使進龍圖閣學士疏言襄陽新復之地城池雖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請蠲租三年詔從之加端明殿學士兼夔路策應東閣進資政殿學士制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例尋授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爲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靜江開慶元年進

殿學士以諫議大夫沈炎等論罷景定五年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論劾褫職德祐元年追復元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闡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本傳

向經字審禮以蔭至虞部員外郎神宗爲穎王選經女爲妃改莊宅使帝卽位妃爲皇后進光州團練使以濰州防禦使知陳州歲中閱囚活重辟三人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疾吏畏令莫敢言經得其情卒窮治如法歲大雪輒弛公私僦鈔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爲此不爾累也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賔客軍師之用知河陽會旱蝗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三二十六

民乏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徙徐州遷明州觀察使召還提舉景靈宮進定國軍留後復出知青州旣行官給車徒三宮皆遣使送之車馬相屬於道未踰歲得疾還卒於淄州年五十四詔內侍迎其喪皇后出哭於新昌第喪至慶壽寶慈宮又遣謁者予醢后臨於國門之外贈侍中謚曰康懿將葬遣近臣典護穿復土給太常鹵簿帝出郊奠之周視其柩塋三日後臨於墓下賜篆碑首曰忠勤懿戚經所至勤吏治事皆自省決頗欲以才見於用故數請外補嘗因太祖忌日百官班開元殿下后召經見行幄勉以盡忠朝廷經亦以善事三宮爲言不及其家事子宗回宗良宗回字子發累官相州觀察使徽宗

立進彰德軍留後歷安國保信鎮南保平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封永賜寧海安康漢東郡王開府儀同三司崇寧初有告其陰事者詔開封府鞠實御史中丞吳執中臨問宗回惶懼上還印綬以太子少保致仕言者不已削官爵流郴州行二日聽家居省咎踰年盡還其故官宗回少驕恣有小才嘗權羣牧都監數以蕃息被賞出知蔡州擒劇賊殲其黨類歲饑發廩興力役饑者得濟而官舍帑廩一新欽聖后服除起奉朝請繼命止朝朔望卒年六十二帝制服苑中贈檢校少師謚曰榮縱

宗良字景弼歷秀水刺史利州觀察使昭信軍留後奉國清海鎮東武寧寧海軍節度使永嘉郡王開府儀同三司欽聖

河內縣志

先賢傳上
卷二十五

三十七

后臨朝時嘗爲陳瓘論其與蔡京相結及預政事亦能恪其自守宣和中卒年六十六贈少保

外戚傳